

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 卷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也。閔，憂也。○二句總下。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父死。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

臣孤弱，躬親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至於成立，母無以至今日。

既

無叔伯終鮮。

上聲。兄弟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兒，息得。外無耆功，強

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秦周，年服也。功，大功。小功也。

煢煢子立，形影相弔。

煢煢，孤獨貌。子，單也。弔，問也。唯形與自影相弔。

而劉夙嬰疾病。

嬰，加也。常在牀蓐。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一段所謂祖母無。

逮奉聖朝

晉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

無

主。

每人主供。辭不赴命。

一次陳。

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尋，俄也。拜，曰。除，洗馬。太子屬。

官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隕，頭也。東宮，太子宮也。隕，落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

兩次陳。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切，峻也。星，火。

峻也連綫也慢偶也○連用祭畢臣拜臣除臣責臣催臣文法錯落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

不許州縣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與前二足長後二足短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狽不立狼狽不行者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難之狀以示不得不具表陳情之意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矜憐

况臣孤苦尤爲特甚且臣

少事僞朝

僞朝謂蜀漢也對晉而稱不得不爾歷職郎署官至尚書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蜀臣而

聖朝晉命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

今臣亡國賤俘

學○軍所虜獲曰俘

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

冀盤桓不進貌希冀謂希冀立名節也○此段言已非不欲就職俟起下意

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薄迫也日迫西山喻劉老暮也奄奄將絕也危易落淺易叛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祖孫二人更

平

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爲命區區猶動也廢遠謂廢棄而遠離祖母○此段寫盡孝悌人讀之欲涕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私情乞畢親母之養也○數語尤婉曲動人又連用况且臣今是臣文法更圓轉

臣之辛

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謝榮達言非但人

知我辛苦天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與命于穎曰死吾嫁之及因又曰魏以尚穎乃從初言嫁之後與妾將社同職類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同同願爲願所掩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白話文

我做臣子的李密，對你皇帝說道：「我做臣子的，因為命運險惡，年紀小的時候，便逢着憂患凶喪的事體，生下來才六個月的工夫，慈愛的父親便死去了，養到四歲的時候，我的舅舅奪去了我母親守節的志向，逼着他去嫁給了別人。祖母劉氏，哀憐我的孤苦細弱，親自撫抱養育我做臣子的，年紀小的時候，常常害着病，到了九歲的時候，還不能夠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成人上面，既沒有叔伯，下面又缺少兄弟，門庭衰微，子孫稀少，到了晚年，纔有子孫，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勉強親近的親戚，裏邊沒有五尺長的應門的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并且祖母劉氏，早早得到疾病，常常躺在床褥的上面，我做臣子的，侍奉湯藥，沒有拋棄他離開他過。」

得到了聖朝，得到清明的好教化，從前的做太守官的臣子達，看了我做臣子的孝道廉潔，後來做刺史官的臣子榮，薦舉我臣子做了秀才，我做臣子的因為供養祖母的事體，沒有人主管，辭謝着不敢奉命。你皇帝的詔書特地下來，封我做臣子的做郎中的官，後來又蒙你國王的恩典，封我做臣子的做太子洗馬官，立刻把微賤的人，做了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就是把

我做臣子的身首異處，也不能夠報答你皇帝的好心呢。我做臣子的都寫了奏章呈上去辭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我做臣子的躲避懶惰。那郡縣的官前來逼迫，催着我上路。那州司的官到門口來勸導，比星火還急。我做臣子的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卻因為劉氏祖母的病，一天利害一天，想勉強順了私情，那告訴又一定不蒙你皇帝允許，使我做臣子的進退實在兩難了。

我低着頭想，想你聖朝是拿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屬故舊遺老，還都蒙你皇帝憐惜養育，況我做臣子的辛苦，比別人格外利害，并且做臣子的年輕的時候，曾奉事偽朝，官職做到尚書郎，本來只想做官發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我做臣子的是亡國的賤虜，極微賤，極鄙陋，過分蒙你皇帝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有希望克名節的心思呢？但是因為祖母劉氏年紀已經衰老，和日落西山的時候一般，祇有一絲兒的氣息，人的性命很危險，早晨不能夠料得到夜裏的事。聘我做臣子的沒有祖母，不能夠到今天，祖母沒有我做臣子的不能夠終他餘下來的天年，母親兩人彼此依靠了活命，所以頃刻之間，不能夠遠離拋棄。

我臣子李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是我做臣子的盡心在你皇帝跟前做事體的日子長，報答祖母劉氏的恩典日子短啊。好似那烏鵲反哺的私情，願求你皇帝答應我侍養祖母到老。我做臣子的辛苦，不獨是四川的人和兩州的官長所看見的，明明知道就是那天和地實在共同鑒察的，願你皇帝哀憐我愚笨的誠心，成全我這一點志願，庶幾劉氏祖母能夠僥倖到底享盡餘下來的天年。那麼做臣子的生在世上，當拚命圖報死在地下，當聊思

結草，報答你皇帝的恩與。我做臣子的說不盡犬馬怖懼之情，恭恭敬敬拜寫着這奏表，拿來告訴給你皇帝聽。」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

永和，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時當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臨水修禊，除穢，求福，故。

羣賢畢至少

長咸集。敘人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流觴曲水，引以為流觴曲水，固幽水。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靜，或躁或靜，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敘意。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

亦足以暢敘幽情。

敘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靜，或躁或靜，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敘意。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

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靜，或躁或靜，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敘意。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

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敘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此兩種人或取或靜，或躁或靜，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敘意。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

亦足以暢敘幽情。

係之矣。卻又一機與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僕仰之頃，爲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矣。○申足上文，即逼入死生正意，何等爽快。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長短，總歸于盡。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因感于死生之際。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而爲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死生爲虛誕，

齊彭殤爲妄作。莊子：『齊物論』云：『莫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新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知者，謂子孫彭祖爲夭，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如是，兩說皆屬虛妄作。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譬見我已嘗無終影，猶如今日之古人，亦無終影。故列敘時人，錄其所

述，錄所賦之詩。○二句順。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後之覽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之文，亦當同我之感。○此字與前每覽之覽字文字，既前臨文之文字。

白話文

晉朝的永和九年，是癸丑的年庚，在這暮春開始的時候，許多人會集在會稽府山陰縣的蘭亭地方——是爲了修除不祥的事體啊——許多有才學的人，統統跑來，年紀少的老的都齊集在一塊兒。這裏有高的山，大的嶺，茂盛的樹林子，修長的竹竿兒，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因此設酒，在那彎曲的水面上，大家依着次序坐在那邊，雖是沒有琴瑟簫笛的熱

關的事體，但是喝一回酒，做一首詩，也足以暢敘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光爽朗，空氣清鮮，微風吹來，很是和緩，抬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大小，低下頭去，可以審察萬物的興盛，所以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了分得到看的總的趣味，實在是可以叫人快活呢。

想那一個人生在世上，做了一世的人，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一室的中間，談論談論，有的因為有寄託在一件事體，故意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說是有積極消極的兩樣，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一些也不知道年紀老的事體快要到了。待到所做的事體，已經疲倦，他的情意，也跟了半體變化，那心裏的感慨，便要發生出來了。以前的所謂快活，在俯仰一霎的中間，已經變了過去的事體，還不能夠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有限定的。古人道：「死和生的事體，實在並不小。」怎麼不叫人悲痛呢？

常常看那古時的人，心裏感傷的原因，好似合起來一樣的，未嘗不在做文章的時候，歎息悲傷，自己也不能夠說出這是什麼緣故。我很知道死生看做一樣的是虛無荒誕的說話，壽夭一律看待的，是不真不實的論調。後來的人看現在的人，也好似現在的人看以前的人，想起來真是悲傷啊！所以列敘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體兩樣，但是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總是一樣的。後世的人看着這篇文章的，也許有心裏有不高興的意思，和這篇文章的意思一樣呢。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

淵明爲彭澤令是時郡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山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旨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田園將

蕪。

無胡不歸也○自解印綬將歸山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旨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心在求歸則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此我自爲之何所傷哉。

而獨爲愁乎○自責之詞。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前此求諫之事。

固不可諫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知人行迷猶尙未遠可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諫之非也○自悔之詞。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行舟。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熹微光之未明也問前途之遠近而恨晨微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一段離彼。

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也○一段到此。

三就徑荒松

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菊耐霜開三種酒亦盛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一段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所需恰如。

引壺觴以自酌

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密容膝之易安。

容膝易安○一段室中樂事。

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時矯首而遐觀○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

心以出岫。

就鳥倦飛而知還○一段園中之樂。

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盤桓不進也○一段園中之樂。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求時將言出遊句○一段與

世永絕再言歸去來者既歸矣又

不絕矣游即不如不歸之愈也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

親戚指鄉里故有事謂耕作也田也○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邱

巾車有幕之車窈窕長深貌經謂水也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欣欣春色貌涓涓流貌行休謂昔行而今休也○一段觸物興感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

寓寄也委棄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遑遑如有所求而不得之意○一段收盡歸去來之篇之旨

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

帝鄉仙都也○二句言不欲爲官亦不能爲仙唯能如王文所云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東臯晉田之所春事也嘯且也乘陽陰之化以同歸于盡樂天知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起東故云東也字田

白話文

辭去了官職，回到家裏去罷！那家裏的田地花園將要荒去了，爲什麼還不回家去呢？已經自己知道拿這顆心給身體使喚着，爲什麼還要懊惱，却獨自悲傷着呢？明白以前的不對，知道後來的可追，幸而像迷路一般，還沒有走遠，覺察現在棄官的意思不差，以前求祿的意思不是，回家去的時候，坐了一隻小船，輕輕的蕩漾過去，微風飄飄，吹動着衣裳，向那岸傍的行人，

問着前面的路徑，恨晨光的昏昧，還沒有大亮，隔了一刻，望見家門，一面歡喜，一面奔馳。到了家裏，僮僕都很歡喜的來迎接我，小孩子也守候在門口。但見花園中的三條小路，已都長滿了荒草，却喜松樹菊花，依然活着一手拉了一個小孩子，走到屋裏，臺上的酒，滿滿的篩在杯裏，拿下酒壺杯子，自己倒着喝着，眼看那庭中的樹枝，歡喜的顏色，便露在臉上了，身體靠着了南窗，拿來寄托曠放的心意，知道僅容膝蓋的地方，却是容易得到安逸呢。

天天在那花園中消散，便生出樂趣來，大門雖然設着，却是常常關閉，手中的拐杖，扶着了年紀老的人，跑來跑去的，到處休息着，時常抬起頭來，便向遠的地方看看，那天上自然的雲氣，無意中飛出山峯來，疲倦的禽鳥，也知道飛回來了。那蒼蒼的暮色，遮住了萬物的影子，快要不見了，那鳥靠着了孤松，在上面飛來飛去的盤旋着，辭官回來，就從此斷絕交游了。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棄，還要求的什麼呢？喜歡聽着親戚說有感情的好話，很快活的彈着琴，讀着書來消去憂愁。那種田的人告訴我，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坐了有篷帳的車輛，或是搖着一條小船，已經彎彎曲曲在那很深的山洞裏去，尋得那泉水了，又去走着很高很危險的山，便走過那山頂，樹木的春色，欣欣向榮，泉水的流行，涓涓不絕，羨慕萬物的得時，感慨我一生的行止。

唉！可以看見穿些兒罷！寄託我的身體在世界上，能夠再有幾時呢？何不委棄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爲什麼要慌慌張張像有什麼求不着的神氣呢？富貴本非我所願，仙鄉更不可以得到。

碰着了良辰佳節，便一個人去遊玩；或是拿了拐杖去拔着田裏的草，下着五種的穀子。拿來跑到東面的田邊高地上，爽爽快快地吹着氣，又走到靠了那清水流着的地方，吟着詩做着賦。姑且乘陰陽的變化，拿來同歸於盡，快快活活的聽着天命，還有什麼疑惑呢？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

太原李武帝年號

武陵人。

捕魚爲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

緣溪行。

忘路之遠。

便

忽逢桃

花林。

妙在以無意得之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品平

紛。

續約雜亂貌

紛。

○寫出異境

漁人甚

異之。

意得之

復前行，欲窮其林。

漁人亦不凡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亦是無意中得

山有小口，

髣髴若有

別有

光。

善乎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俗人至此便反矣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別有

土地

平曠，屋舍儼然。

別有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敝山中人物

作髮垂髻，

調

並怡然自樂。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

見漁人，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

小兒垂髻

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

妙在漁人無驚怪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妙在漁人無驚怪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真是古今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真是古今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人問隔

妙在漁人無驚怪

由來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真是古今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真是古今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

皆歎惋。

歎惋名悲。外人屢遭世亂也。○錢兩邊問答簡括。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避世人才。

此中人語。

去聲。

云不足爲外人道也。

可喘一句。○逸韻悠然。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避世人才。

亦大有

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

○詣至。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避世人才。

路。

○太守欲問津而不得。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尋俄也。○高士。

欲問津而不果。

後遂

無問津者。

○悠然而往。

白話文

晉朝孝武帝太原年間，有一個武陵地方的人，是把捉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着溪岸搖去，忘記了路的遠近，忽然逢着了一堆桃花樹的林子。兩岸相對幾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別樣樹種着，那芳香的草，又新鮮，又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紛亂亂，捉魚的人很是奇怪。他再向前搖着船過去，想看完這一堆桃花樹的林子，等到樹林窮盡，便發見水的來源地方，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一個小洞，好似望進去有光亮一般。就此丟開了小船，從洞口走進去，起初裏面十分狹小，祇可以容着一個人，再走幾十步路，忽然開豁明亮，這地方又平坦，又曠闊，那房舍也很像個樣子，有好的田，清爽的池子，桑樹竹竿的一類東西，阡陌田路，都走得通，雞犬聲音，大家都聽得。他們裏邊的人，跑來跑去，種着樹，做着事體。男人女人都穿着衣服，統統像外邊的人。

一樣，老人小兒，都有快活舒服的樣子。

看見了漁人，便十分詫異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漁人便源源本本的回答他，便就邀他回家，備酒殺雞給他吃。村中聽說有了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朝時候的變亂，領了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沒有人的地方，不再走出去了，就此和外面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朝代呢？并且不知道有什麼漢朝，那魏朝晉朝更不用說了。漁夫就一一的替他們說明。他們聽見了都是哀婉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裏，都拿出酒肉來款待他。停了幾天，漁人要辭別回去，這山裏面的人，圍着他道：『這種話不可以去對外面人講的呢！』既經出來，尋得他的船，就照了以前的來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裏，去見那太守官，告訴他這樣的情形。太守官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就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尋得他的原路了。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一個高尚的讀書人啊，聽見了這件事體，很高興的親自跑去尋，沒有尋着，隔了幾時，生病死了，後來便沒有人再來找尋這渡口了。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地傳亦不詳其姓字。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取號天奇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嗜書嗜酒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爲善于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

忘食。

蓋別有會心處。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

期在必醉。是爲深得酒趣者。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適得本來面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顏得孔。

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趙然世外贊。若人之儔。而言。

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想見太古風味。

白話文

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明白他的姓和名字，他房屋的旁邊有五株柳樹，因此便拿這個做了他的名號。先生的爲人，安閑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求細細兒的解釋，每有領會的地方，便很快活的忘記了吃飯。他的脾氣歡喜喝酒，家裏貧窮，不能夠常常得着，親戚故舊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去叫他來吃，他來了，便把酒喝個淨盡，要吃得爛醉纔罷。既然吃醉了，便回家去，却毫不留戀，心裏有捨不得的樣子。他家裏四面的牆壁空落落的，不能夠遮蔽風日，穿着補過的，打結的短毛衣服，他盛飯的器具，常常空着，他心裏却是不以爲意的。常常做着文章，拿來自己消遣着，很能夠表示自己的志向，對以得意失意的事，不放在心裏。他靠着這樣的過了一世，稱贊他的人說道：『從前黔婁先生有句話道：「不常常憂愁

着這貧賤的事體，不常常想望那富貴的事體。這兩句話，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嘴邊銜了酒杯，吟着詩做着賦，拿這個來快活他的志向，是無懷氏時候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時候的百姓呢？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也。勒，刻也。謂山之英靈馳驅驛路，刻移文于山庭也。○起信

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蕭子顯齊書云：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郡，其先周彦倫隱于此。後所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塵俗之

白雪以方潔，千青雲而直上。

度比也。千，觸也。行極清高。吾方知

之矣。此等隱者，吾正知爲必不可得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

高聲貌。皎皎，潔白貌。芥，草也。盼，顧也。歷，歷歷言視于金窩乘如草芥脫履也。○

聞鳳吹於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于伊洛之間。

值薪歌於延瀨。類○蘇門先生游于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修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

固亦有焉。

此等隱者，世亦有之。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

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覆，覆朱楊朱墨下見素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北。士氣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

悲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而心猶染于俗也。黷，垢也。

何其謬哉！謬，狂也。此等隱者，同其其

泥論夫隱者有此三弊，尚未觀到周顒。

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尙生，尙子平也。仲氏，仲長統也。范曄後漢書曰：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遊老易仲長統性剛傲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南
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由阿空處千載以來無人賞樂○承上起下感慨情深世有周子
南人○入題 萬俗之

十之備士也備俗中既文既博亦元亦史元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實少然而學邇東魯習隱南郭東魯謂顏閔也魯君開顏閔得

遺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閔對曰恐隱讓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
矣南郭謂南郭子義也隱凡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隱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邇也 竊吹草堂濫巾北

岳竊盜也吹借用吹簫之吹齊宣王好簫必三百餘人吹南郭先生不簫者而吹三百之中以吹簫食祿齊王誘我松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皇澤也纓係也好爵謂人爵也其始至也顯

山北至北將欲排巢父南拉纒許由傲百氏蔑王侯排推也拉折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百家諸子也風情張去日霜

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談空空於釋

部勑元元於道流顯況述百家長于佛理者三宗論兼善老易空以空明空務光何足比涓子

不能儔務光夏時人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逃消于野人及其鳴駒入谷鶴書赴隴車馬也鶴書

即詔書在漢謂之尺一簡髮髯鵲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輦筵上焚芰忌製而裂

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肩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輦謂舉臂也焚芰謂焚荷衣風雲懷其帶

憤泉石晰烟入而下愴望林樾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懷憤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有如喪失而怨怒也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去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